

武汉城里的灰色生意

 archive.is/95mBj

2020年2月13日



“你知道我们武汉人的恐慌是什么吗？

一是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传染。

二是，真被传染了，不知道能不能住上院。

三是，真能住上院了，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。

说白了，就是永远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明天，究竟是什么。”

小宗出生于1992年，湖北省武汉市新洲人，现住在武汉市江夏区，相比人们熟知的汉口、武昌，江夏区偏郊区，新洲区则距离汉口近70公里。

我认识他实属偶然。

你还年轻

见到小宗，是2020年立春的前一晚。

晚上6点多，武汉已经黑了。

他在一个被暂时关闭了的公共场所的外面，同行者有他的一个小伙伴。他们是那个地方仅可以看到的两个人。

他们的共同点是各有一辆私家车，都穿着防护设备，他们的私家车可以有偿使用。他们将车停

在一个黑暗的停车场里，走过去要3分钟。

有偿使用的私家车，这在交通系统早已被按下“暂停键”的武汉，是一个“灰色存在”。



图/陈莉莉

如今，每天的疫情通报地图里，武汉的鸡心位置，感染程度“红”得发黑。武汉市民小宗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。

他形容说，“我是冒着危险的”，所以他会更加谨慎地选择乘客。

小宗的乘客都是刚到武汉的人。主要是突然封城以后，那些需要历经各种渠道辗转“回家”的武汉当地人，在小宗看来，这些人“健康”，用他的话说，“是正常人”。

2月5日当天，小宗的乘客是在外面隔离了14天的武汉人。16公里，收费200元，“要不然他们就只能步行。”

小宗有自己的原则，首先做好自己的防护。车内保持消毒和通风，每天早晚自己测量体温，“不紧张、不惊慌”。

武汉城内，小宗坚持不跑汉口，不去医院，但偶尔还是会破例，主要是衡量乘客的情况。

怎么衡量呢？小宗也说不出。偶尔去了几次医院，他坚持把车子停到距离医院很远的地方，并且坚持让乘客上车前把防护服脱掉，“防护服只能穿一次。”



2月5日，武汉新能源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在社区外待命，为社区提供车辆服务（图/新华社）

小宗认为他偏乐观，他会看确诊者的情况，他认为相对来说，更多感染者年纪较大，并且有基础病，而他年轻。他专门去咨询了武汉市一家著名医院的老专家，那个老专家就对他说，“你还年轻”。

而“你还年轻”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不易被感染，意味着即使感染以后，治愈的空间很大？不得而知。

但很显然，“我还年轻”，让小宗有了信心，他用这个给自己打气。

小宗也关注到了更多低龄病例出来，他没有说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。

小宗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情，“人待在武汉，他们就已经很担心了，更别说这样的事”。父母每天给他打电话让他听话，“在家里窝着，哪里也不要出来。”

生活还要继续

每天早晨，醒来第一件事，小宗就是看新闻。看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，“每天都在增加”，他说刚开始他还是很害怕的，但是后来，也就没有什么感觉了，“麻木了”。

但是生活还要继续。

小宗是个体经营者，武汉封城以及湖北省春节假期的延长，对他来说，意味着没有收入。而没有收入对他来说比什么都恐慌。

小宗说他从小家庭条件不好，成绩也不怎么样，14岁就出来工作。哥哥和妹妹得以读完大学，与哥哥一样，妹妹也是在医护系统。

每接到一位乘客，小宗都要给他先喷消毒液。



1月30日晚，万利高速五桥收费站，工作人员为司机和乘客测量体温（图/新华社）

武汉城内所有营业场所，尤其是餐饮行业，全部暂停营业。小宗还没有养成在车里备上零食的习惯，所以经常要饿肚子。偶尔遇到营业的超市停下来，他必买的是牛奶，“补充蛋白质。”

这天中午他想吃方便面，“就是吃点热乎的”，但是老板不愿意提供热水。超市里像是被清理了一样，他看到一个中年女人买家用卫生纸，就问对方多少钱，对方说，“管它多少钱，100块钱不也是得买？”

小宗不会选择乘客在车里的时候吃东西。“吃东西就要掀开口罩。”他觉得这有风险。将乘客放到目的地后，他再吃。

开在空旷的无人的武汉街道，他说，这可是武汉著名的二环线啊，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(12.610, -0.21, -1.64%)，“以前要走一个小时，现在2分钟就走完了。”

小宗以前去过北京，他还去过全国其它很多城市，他不喜欢北京，最不喜欢北京的春天，因为柳絮满天飞。他更喜欢南方，比如广州。



图/陈莉莉

这天下午，小宗要带一个人去武汉相对偏僻的地方，他给熟悉那个地方的朋友打电话，问他知道那附近哪里有热乎的东西可以吃。朋友说，你可以来我家里吃一点。小宗喜欢这种邀请，但是也知道不可能，“疫情过后，怎么都可以。但是现在不行。”

他们俩讨论了2020年将会怎么办，对这一年的收入感到悲观，都觉得“武汉今年没得搞，还是

得出去。”

去哪里呢？

他们俩都问对方这样的问题。

是啊，去哪里呢？

都是防范

晚上7点多，小宗下班了。送完最后一个客人，这是一个旅行团的导游，从外地回到武汉。

小宗能在这个时期，穿行在武汉城内，也与一位导游有关。

2020年1月23日，武汉宣布封城以后，在外的湖北籍人，其旅行、生活因为籍贯问题而波折多多。中国政府陆续包机接回滞留在日本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国的“湖北籍”旅客。导游着急地在群里问谁有车可以接送那些回到武汉的人，小宗就在那个群里。

就是那个时候，小宗决定开车出去。

封城以后，武汉实行机动车辆管制，私家车不可以出行。小宗因为送哥哥去医院加班，他的车机缘巧合之下就有了一定的出行自由。小宗哥哥是湖北省某医院的外科医生，春节放假回家过节时，哥哥的电话始终没停过，刚开始小宗还觉得聒噪，他甚至建议哥哥最好把电话关了，“不要再接医院的电话了。”



图/陈莉莉

送哥哥回医院加班那天是1月29日，那晚在路上8点34分遇到的事情，对小宗来说，即使过去了10天，他依然印象深刻。

小宗翻了翻微信记录，以确定就是这个时间。他当时看到以及感受到的那个场景时，立刻给朋友发了微信语音。

彼时进武汉方向的车辆管控严格，他们前一辆车是一个60岁左右的父亲送自己的护士女儿过来加班，父亲是不太情愿的，而护士是主动申请的，小宗说，交警给他们敬了个礼。

小宗和他的哥哥也接到了交警的敬礼。

那个时刻，一种崇高的情感在小宗的心中荡漾了一会。

就这样，小宗和他的车也算是被封在了武汉城里。



图/陈莉莉

小宗所在的社区希望能征用他的车，一天补助1500元，主要用来接送社区里急需车辆的人。小宗没愿意。他零散着接送回到武汉的人，每天的收入不一定会有1500元，他愿意相信，这也是非常时期的另一种需要。

并不是每一个到武汉的人都需要他，第一批包机回国的湖北籍旅客，大概有20位左右需要他这

样的社会车辆，他们就是这样接力地回到了家。

小宗说这疫情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影响还是蛮大的，最大的一点就是变得异常敏感。即使同是武汉人，如果遇到，比如“你身边有人被传染了吗？”这样的问题，他立刻会回问同样的问题。虽然理解，但是他觉得这场疫情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，“没有了尊重与信任，都是防范”。

这天早晨，他又要去送一个人。

接到电话时，他对电话那边说，“我们都是健康人，这次我戴上N95啊。”平日里，他是两个医用口罩戴在一起。



接送的人里，一次遇到的母子三人让他心里有所触动。

那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两个孩子，一个领着，一个抱着，抱着的那个一直在哭。按照小宗选择乘客的原则，他是不会接这样的客人的，但是“太造业了”，他没忍心拒绝。

母子三人要去武汉市蔡甸区，这是一个偏郊区的地方，“算是出城了”，去程还是顺利，回程时遇到交通管制，差点没能回来。

这一次，小宗跟交警下车解释了很长时间，这一次，小宗没像上次送哥哥进城那样得到交警的敬礼。

（小宗为化名）

作者 | 陈莉莉

收起

